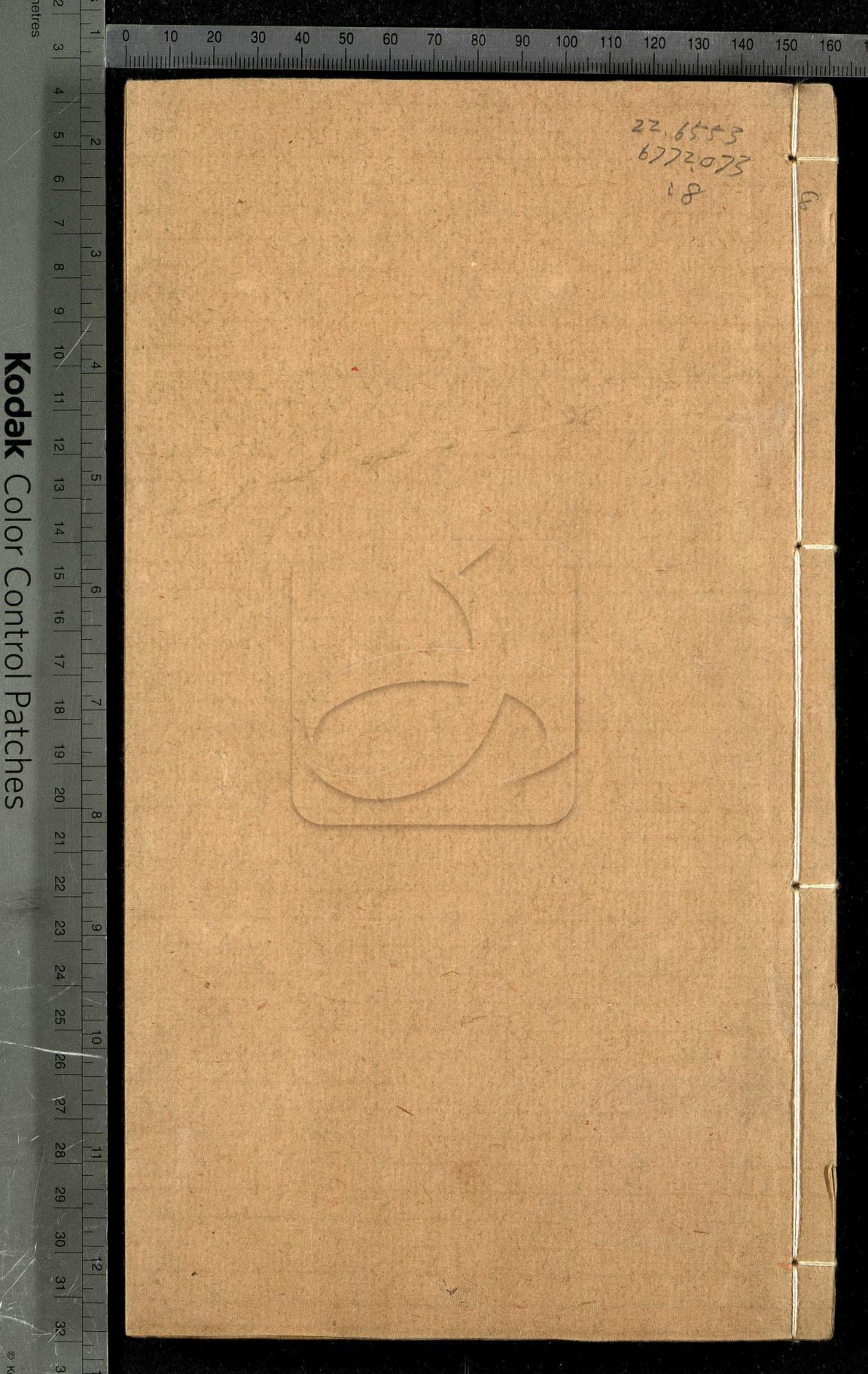


22.6553  
6772.073  
18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鎮鄖樓記

高樓

邢臺人王君震守鄖陽四年矣

高樓  
呂

百姓安盜

無事正德甲戌春正月以鄖中譙樓先火乃築基如闔  
甃以甌甃洞門橫達門涂方軌基廣七筵五分筵之三  
深以五筵崇二仞旋楹其上二十有八箇崇四尋三分  
尋之二複檐連甃重栴累節丹牖朱檻高軒翬桷爰處  
鐘鼓以告人晨昏夏六月落成初撫治鄖陽都御史劉  
公琬肇舉斯樓也名以鎮鄖後合肥人張公瀉東平人  
王公憲相紹撫治咸符劉志撫民憲副張公琮分守少

參張公翰二公提督其上太守克成其下斯樓乃考乃  
使介者千里取記史氏高陵人呂柟曰夫斯樓木石積  
也烏能鎮鄖哉諸公託言耳往年趙燧諸寇劫掠竹山  
鴟醜西侵竹谿房縣地鄖雖東有方城黎子礬石南有  
龍門天馬西有石門九室黃竹之險亦爾搖輒不鎮矧  
茲樓也耶當是時也微太守守於下諸公續來撫於上  
鄖幾不有矣鎮鄖其在諸大夫乎樓何居故以慈惠鎮  
鄖則鄖如子弟之戴父兄以綱紀鎮鄖則鄖理而不亂  
以忠信鎮鄖則鄖誠慤以理俗鎮鄖則鄖雍睦以什伍

鎮鄖則鄖有勇內不虞變外不懼寇斯鄖人瞻諸大夫  
若樓之巍巍矣不然樓百尺高奚爲夫鄖故麋國也昔  
者楚子伐麋糜子帥百濮次於選楚人謀徙阪高以避  
若糜子亦知鎮者矣按我明之輿圖鄖豈惟昔之麋哉  
其爲郡也雖始於近世然南隸荆東距越西通川陝北  
達豫四省之交萬山之會江漢之津金錫之穴流離之  
必聚風塵之必爭也我憲廟固以其要地而郡矣諸大  
夫之在斯也其上者則克斯撫其下者則克斯牧豈惟  
鎮一鄖哉斯皇圖之大賴也若是則斯樓也疑鎮鄖又

不足以盡名之不然百姓聞樓鐘鼓之聲固有感額者矣於是介者持以告太守鐫諸石又以告嗣治鄖者之諸大夫時正德九年也

鄖縣葉令守城禦賊記

安襄鄖荆  
兵備道王正常

余由蜀遊燕趙而至楚自楚入晉而復旋楚其所交多賢士皆弗如公賢公所交多相知皆弗如予知之深公始與予爲乙酉選拔同年嘗相晤於京師年甫二十餘性嗜學恬淡寡營敦內行余固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及詢之南皮滄州諸同人亦以余言爲然公以辛丑進

士分發湖北宰石首余亦知枝江事爲同僚公循名善政卓卓有聲貌益謙和德益深邃猶存讀書人本來面目余心益重其爲人公由石首泣鍾祥余亦接篆黃岡遷太原郡佐與公相別者二年往來手書日益摯其政績日益有名與石首循聲無異讀其書如見其人益加敬焉及余守鄖郡公適任鄖縣每課農興學以實心行實政值天旱禱雨輒應公撫民如子民亦視公如慈父母予親見其政黎然各當益信向之口碑載道者爲不虛也未幾荆宜賊匪起蔓延房保二竹蜂屯蟻聚不可

爬剔余馳赴各屬團民兵據要隘專事勦捕郡守事宜  
悉以屬公公周視垣墉計傾圯二十一所且郡兵已分  
調外屬勦賊勢甚單弱輒集文武弟子員議練鄉勇率  
皆用片紙草札檄修城則子來檄禦賊則麇至鳴鑼四  
應負餼糧荷鈎鋤者相望於道以數千計而爲賊眾聞  
謀耳目者亦錯處其中余亦爲公危之公獨單騎出城  
分牌點撥終無敢譁者皆公忠義之心有以激之使然  
也旣而分搜奸細悉殲之然內賊清而外賊方熾火駒  
黃龍白鶴諸處賊數起公數禦之賊自是不敢飲馬於

漢而郎由此無虞矣是公又與余同患難者也夫觀人  
當探其本自古賢人君子勳高望重非必有奇異絕人  
之材而出其平日仁孝友恭之心以措之於經權常變  
之會誠至則智生氣盛則勇見無所回顧牽引而脫然  
於利害町畦之外故能夷險一致屈指數十年來同年  
獲選也同僚爲官也同事而共患難也知之久故信之  
專信之專故任之重此其相得益彰豈復可以尋常視  
之哉余故曰賢弗如公而深知公之賢亦弗如余也公  
之去鄖而赴沔也都人士及白叟黃童攀轅遮道賦詩

祖篋自城外以達乎漢濱皆不欲公行卽公亦留連徘徊而不忍去昔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黃人思魏公魏公亦不忘黃人因撰思黃州詩夫民情大可見如葉公者民豈能忘之哉

十井記

撫治沈暉

鄖在襄漢萬山中古無井民惟飲江水然江去郭一里許男女出汲往反甚勞且飲之者多生癭疾民深以爲患國朝成化中添設行都司府衛知府吳遠始於府廨中鑿一井旣而都指揮僉事呂鍾輩各就司衛近地鑿

三井城中人乃得井飲至今賴之自是又設撫治行臺總鎮三省之地三省官僚往來四方客商輳集視昔加數倍食指日眾汲者日多四井猶不足以供飲用又井在司府官廨江在城外門禁早晚啟閉有時軍民不得擅出入往往缺水或用錢三四文始得一二斛甚至爭汲鬪毆者有之則今日之患又不特往來之勞癭疾之苦而已予惟天下之至足而民生日用所急需者莫如水古者八家同一井或家有一井或大家至四五井今城中數千家而仰給於四井其不足用固宜聖人治天

下將使菽粟如水火焉有水之至足而反缺乏者乎此雖爲人日用之常亦爲政者所宜究心也因檄有司濬治舊井使源泉清冽不至污泥壅淤仍於各坊里通衢相地之宜增鑿六井以便攜取而滋生活使民皆得飲和無復不足之虞且免江汲之勞瘁疾之苦亦利用厚生之一端云爾井旣成爰題其歲月刻諸石庶後之人有所考相繼濬治於無替焉

重修武陽盛水二堰記

宏治

撫治王鑑之

天一生水居五行之先首得生氣其功用與火相資而

成而其在天地間猶元氣之在人身得其平則利用濟物失其平則懷襄可虞必得良工如良醫起而治之則患可弭而利自溥考之往古嘗爲患於堯之世及禹治之地平天成萬世永賴矣春秋戰國以迄於漢若孫叔敖李冰召信臣或疏鑿以除害或瀦灌以興利治水之功卓卓可紀鄖陽轄治六邑悉處萬山中以故水行其閒湍悍激射無淵渟蓄洩之致澇則噴礮旱則涸竭民甚病之前代營水利者於郡治之東靈泉之西鑿石爲泉塹河爲堰引以溉田者二曰武陽曰盛水其利可謂

溥矣歲久乃湮圯民每計田派修亦不過伐木畚土聊爲補苴苟安目前耳及大雨驟至山溪皆盈水勢奔突向之所伐所畚者蕩然無存矣偶逢涸竭涓滴如金爭訟屬至望澤如望歲民之患吏之憂也宏治庚申西蜀胡君倫以名進士由部郎來守是郡明敏練達剛方惠和其於民事蓋搜羅抉剔無利不興無弊不革矣會以修復二堰事來告察其設措具有規模予心許其能遂申明戒事適有分守提督太岳太和內官太監李麟參議華山皆以民事爲心因撤可緩之財以資其費都指

揮黃燾指揮甄昂又以力役助之指揮徐琮推官周訓復爲之董治工作伐石於山取材於陸剔沮汝去枿翳甃以鉅石翼以良榦櫛比而麟次雖高深廣袤不加於舊而規模宏遠相度精密蓄泄有法榦旋有機修理得要而功效倍加於是民忘其勞用酌其當旣不憂旱亦不憂澇第見處者慶於室行者歌於塗以爲自今伊始吾儕小民可享樂利而咏屢豐矣君子謂是役也功在民宜有言予思堯舜之智急先務也孟子言之矣當今之務孰有急於水利者乎孔子以惠而不費爲政之美



員要志  
今則所費者簡而廉而所惠者公而溥政又孰有美於此者乎故樂爲之記

重修武陽堰記

黃焜

武陽堰自明末衝圯後疊逢兵燹民不聊生聽其廢墮者七十餘載至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前府朱始議修復誠善舉也鄖縣鄭令量種計水分爲上中下三堰按日輪放周而復始法亦備矣第夏秋之交田禾需水刻不可緩必越五日始得一輪其中間或滲漏灌溉未克適均此爭端所由起

也歷經陞府郭署府陳立禁約或損益漏眼或加減時日或嚴啟閉或專責任亦不過揚湯止沸耳本府下車詢問其略今年春三堰士民互訟前來因思水利攸關民食非細事也是不可以不察遂單騎往勘洞悉情形諭三堰士民曰渠可分灌亦可同日灌乎僉曰不知乃令各啟漏眼放渠通流以觀可否越數日使吏探之報曰堰下田疇俱霑足矣而水勢如故孰謂不可同流而合灌耶然漏眼限口大小無定規猶未足以息爭也復詳察各漏限分寸並田種若干爲之斟酌損益務得其

平除九道漏眼灌種三十七石四斗法無懸殊仍循舊規外其堰下諸田水以種定每種一石給水二分鑿石爲限總以深三寸爲率晝夜通放自春歷秋田不苦乾人心平矣訟端息矣民皆曰便請勒石以垂永久乃爲之記曰田以種計上堰種七十二石六斗中堰種四十二石二斗下堰種三十六石五斗水以分計上堰水二尺二寸二分二釐中堰水八寸四分四釐下堰水應得七寸三分緣地高渠遠量加水二寸一分共九寸四分限口以大小計上堰大限口三處小限口三處中堰大

限口三處小限口三處下堰大限口五處小限口五處然限口大小雖殊而寬分一律俱各按田計種纖毫不爽後之人倘有起而爭者持此爲準不待片言而決矣是在爲民牧者因民利而利之隨時防範勤恤民隱而除其害民亦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所謂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者端在是也夫水利特其事理著明者也

庚申歲縣學宮後半坡土石脫卸露出石碑細閱

之乃宋儒范氏心箴碑也因移立於縣學明倫

堂之左

其文曰堪輿是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界限宋儒范氏  
浚作心箴說道茫然天地廣大無有界限而人居其中  
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人身這般小人與  
天地參爲三才有非以形體而言惟其心耳蓋心爲一  
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體四肢莫不聽其使令若心有  
一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慾所攻便動與理反豈不  
與人道違哉故范氏之作箴雖是常言西山真氏特錄  
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獻時君宋君雖未能體察而爲後  
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

箴之作本於范氏非真西山發揚其孰能之哉嗚呼念  
哉

慾則不剛說

郡守王采珍

余守鄖半載見百牧者庶務叢脞奸民譁然非盡不明  
也實由於不斷非不斷也有所牽制而不能斷也余泣  
治無才深思其故而有悟於剛慾之辨因箴同官而爲  
之說曰剛與毅相因與柔相對而與慾實相反相因者  
聖人以爲近仁而取之矣相對者易所謂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是也至於慾則與剛爲賊亂剛之真斷斷不可

兩存理與欲不並域而居也慾不除則未發之中既淆而剛之體已失及事務紛來發不中節顧此失彼畏首畏尾又烏識所謂剛耶嗟呼謀天下事而或徇於慾鮮有不敗事者矧司牧代

朝廷

立紀綱治庶民哉鄭公孫僑之言曰火烈民畏水懦民狎夫火烈似剛水懦近柔自非淡然無欲粹然至善以中正之剛化偏私之慾其又何以爲治縱使火烈民畏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皆賊剛亂剛轉以濟慾而流於剛愎矣於事無補於民無裨其害可勝言哉昔康子患

盜聖人直教以不欲良有以也今之官箴曰清曰慎曰勤伊古以來固未有不剛而能清能慎能勤者也亦未有不清不愆不勤而能無慾者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讀聖訓者其敬繹之

劉孝婦傳

巡撫鄭大進

孝婦劉氏女也少失怙恃爲陳家養媳晨夕膝下有至性舅姑憐愛之年及笄與夫文世成禮甚相得顧念夫素貧舅姑且老所居傍山依麓凡磽确畸零可闢尺寸土以得升斗助夫操作不少閒仍洗手廚下時博老人

歡里黨咸以爲賢歲己亥姑金氏年七十二矣病噎進食輒格格不相入投之藥不受憂危不知所措劉適憶有割股療親事割臂肉以進疾少已五閱月復噎劉從半祝天剜胃截肝以啖之姑病遂療當是時惟欲療姑病若不知身之痛楚者嗚呼難矣邑令李君集給以田廬爲之記以授其家旌孝也昔韓文懿題虞山蔣孝子大中傳後謂割股事不爲毀傷擬以常山之舌睢陽之齒竭力致身其無愧於君親一也余於陳孝婦亦云

栖士保劉孝婦記

乾隆己亥

邑侯李集

集令郎之七載己亥冬坐廳事有投牒者手覽未竟色然起立蓋郎東鄉栖士保士民舉孝婦陳劉氏事呼之案前得盡其言越數日孝婦之夫陳文世暨其伯叔兄弟至其言較詳越數日命肩輿延孝婦進內署令眷屬驗之傷痕宛然見者太息徐叩之其言婉而盡噫此非可以愚孝例也孝婦農家女年二十五母劉無考幼爲養媳翁陳際享年八十姑金氏七十二夫文世力田爲生方二月姑病噎醫不治孝婦割臂肉和藥得少閒六月病復作十日不食垂盡矣諸子婦環守之不敢惕息

夜三更孝婦私下中堂家止二雞割其一以告天地持小刀砉然自剖其胷二寸許血如注肝出剖其半遂暈絕久之若有人掖之云起救爾姑百神伺女矣迺起以布束胷刀口遂合不覺楚持肝雜雞肉煮湯以進姑久不言忽云湯香以匙頻下之寢甚酣天明卽索稀粥不數日病愈而孝婦之創亦悉平噫此非愚孝所能爲也今旣馳稟大憲將轉請

旌

其純孝矣復手書彰其門畀以白金二餅布四端稍佐其色養孝婦屋湫隘無恆產雖終歲勤動恆不給令作而

嘆曰傷哉貧也上無以娛二親下無以教諸子此長吏責也去孝婦所居二里許得大陂約三頃下麥種三十斗歲收可二十倍陂之麓有水田七區下稻種三斗歲收可三十倍其南爲平陽得屋十一間前有門三楹進院院旁翼屋二中有堂有房咸樸緻完好開門得場圃約十餘畝可蒔梁黍蔬果陂之周圍得大樹百數小者不可勝計保之民願出售令以百二十緡購之給印照俾孝婦子孫世守卽令例俸廉八百餘金去諸公罰費僅領其半復捐其半以成此舉分廉以廣孝雖山廚束

薤令所甘也而孝婦亦可受按劉熙釋名山旁曰陂言  
陂陀也作擘窠書孝婦陂行勒諸石庚子首春文世挈  
二子來見且請名長七歲略識字次二歲尤明秀令嘉  
歎之遺以五經墨刻數種名其長曰穀孫有饒之詩曰  
君子有穀詒孫子蓋言善也善莫善於錫類孝婦之子  
有田可耕有書可讀孝德之光庇及十世殆如穀種之  
生生不絕乎其次曰蘭孫補亡之詩曰循彼南陔言采  
其蘭蓋言養之潔也鄖地生蘭有素心者是陂之產也  
侍白華之餐膳端素業於詩書蘭有國香而不言自芳  
吾知孝婦之後其熾而昌也爰直書其巔末而爲之記  
以授穀孫蘭孫藏其家

春雪樓記

嘉靖

撫治 徐學謨

環鄖之山以千萬計離列差互縈互綿絡日盡不知其  
所之士人方斲其岨以耕以故草木罕翳望之童如也  
燿如也蟠冢蜿蜒西來漢水經其下以達三澁兩岸東  
之流無連艦糜艦之憂以其山窮水蹙井廬稍殊而荒  
憬寥闐若不足以當遊者之觀然余觀宇宙之大宜無  
過於流峙二者鄖之表裏襟帶控扼險塞巍拱而森翼

而四時漾漭之氣勃發於煙雲霞霧日月之交乍有倏無光怪閃忽與諸名巖大澤之變幻亦復何異特以常伏於荒憬寥闕之中往往不知其勝余遊於鄖也久山巔水涯靡所不歷宜有得於觀覽而以羈旅之臣不淹宿而輒去且復紕於文章之力竟莫能攄發所以觀覽而每以爲歉者垂二十年今奉命鎮鄖再登城堦遙睇四隅山川如故比陟北關嚴譙見前開府王公所題春雪樓三字蓋公以穀日登臨適雪初霽一時命筆藻思飛動而又爲詩二章攬擷梁苑秦天真若飄飄乎置其

身於瓊臺瑤圃閒舉鄖之荒憬寥闕盡驅於無垠之界晃焉茫焉不知其山之窮而水之蹙者乃不禁爽然嘆曰鄖之勝可以觀者公蓋先余得之矣夫山川以春雪勝春雪亦以山川勝當是時公豈不知山川恆有而春雪不恆有故雪乘春以滋發育而羣峰亦朗朗如玉山上行一泓漢水皓如銀海環列於指顧閒此春雪樓之所由名也獨怪夫鄖隸鬻熊之區自春秋麋庸而降歷二千餘年形勝未改而羊叔子杜元凱山季倫陶士行之徒相繼而節鎮之者豈皆未履乎此而歌咏缺焉豈



員里志  
藝文卷十  
風氣之錮攄發有時而挾天之美探地之奇固嘗留其  
有餘不盡以待公開千古之大觀耶抑吾聞武昌有明  
月樓夫武昌固名都山水之會非荒憬寥闕埒也庾征  
南興復不淺亦一夕之致爾若夫清沚廓祀祈年福國  
令士嬉於伍農歌於埜則有在於觀覽之外者又公之  
所以爲理也詎徒流連光景爲無事之遊觀已哉公旣  
去以書來索賡而屬爲之記余爲勉賡如其章之數刻  
置公後而並紀其事於石公名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  
靖丁未進士

煙雨亭記

康熙初 仇昌祚

鄖郡治北五十步一山巋然聳秀登而望焉羣峰環拱  
嶽獻隴騰煙雲霏霏各作供養疑身坐華嚴海中頗怪  
勝國設郡以來從無關棘薶荆構亭其上者關中李公  
守鄖之五年化洽民安旣樂其訟庭之閒而又以遊息  
之無所也於是治亭於山之麓而其傍種竹樹蒔葑蘭  
清沼躍鱗高枝鳴鳥耳目改觀名曰煙雨公於退食之  
暇輒巾緩帶兀坐其中鼓素琴吟莊騷翹然意遠時或  
凭闌四眺悠然而動遐思西望商洛諸山出沒隱見若

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若綺里角里其人者乎思有以  
招之而其南則長江天塹賈客揚帆漁鐵鹽菜之所輻  
輳思何以藏富於民東望黎關密邇南陽思召父杜母  
之遺澤猶有存者北則雷峰龍門爲秦豫門戶狐鼠竊  
發思弭防之不易迴顧豐宜陽溪一帶沃疇千頃民舍  
碁布星羅養宜農桑教宜詩書則夜思而早作焉思之  
時義大矣哉思之於心發之於政政成於上化被於下  
如祥煙如時雨拂萬物而輕盈潤萬物而涵濡此亭之  
所以名也昔蘇長公在臨安歐陽公守滁陽莫不有湖

山亭池之娛而錢塘一水豐樂一亭至今民食其利而  
佩其德今公建是亭公之思蓋深且遠矣不然連山絕  
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逸士  
所以流連光景而不適於治者烏覩所爲煙雨也哉

東軒記

仇昌祚

鄭司馬廳事堂之左有東軒焉或曰仿蘇文定在筠州  
闢東軒而名之也顧湫隘甚階以下不容旋馬無甬無  
墀無花竹禽魚之娛軒後有窗窗外有地地僅十笏生  
竹二十竿地盡有樓樓西向無顧盼親附之意入其內

員里元  
黝然洞黑故客亦少至竹頭木屑據爲逆旅其勢然也  
洛陽商公佐郡之明年始廣是軒而拓之南展二丈圍  
以牆中甃臺種牡丹一本左右芭蕉二本前石榴二株  
砌石爲路掘地作畹尺木小草移植樓內又傍通一窗  
以窺其明其前後欄檻棖桷之屬腐黑者易之赤白漉  
漫不鮮者新之軒於是乎煥然改觀日與賓朋寮友酣  
飲其中曠如也古者司馬之官所以貳郡權典兵機凡  
州郡之甲卒什伍司馬得以教誡之邱賦甸屯司馬得  
以編籍之其長夫亞旅之不克供乃事者司馬得以易

置之司馬之權綦重矣自明季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  
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  
事而司馬之權盡去又位高而偏例以嫌不親細務凡  
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第遙署其銜而已獄  
有訟司馬不必訊其囚桎有警司馬不必獻其馘無言  
責無事憂故常綽綽然得從容肆意於花鳥詩酒間昔  
柳子厚在永州闢愚谷葺愚亭與永之人士廖有方蕭  
纂輩笑傲嬉遊歷暑寒不輟白樂天在江州左匡廬右  
鄱陽及湓亭百花亭諸名勝皆有車轍馬跡焉今讀二

公之詩未嘗不想見其爲人然其牢騷不平之氣往往形於楮墨中爲有道者所不取今鄖之殘陋百倍江永司馬署之冷落百倍二公而公處之晏然歷二三年所願加豐而體加厚若不知其爲冷落殘陋者歐陽公謂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者非與余與公有神交非大風雨雪未嘗不過其所謂東軒者至則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云

天馬亭

嘉靖己亥

許倫

鄖城西南隔江有山望之蒼赭雄峻曰天馬巖相傳巖

下舊有洞前代時有駿馬出食於野人伺而逐之馬逸入洞將從之巖崩石墮有文在巖曰天馬因以爲名蓋異說也嘉靖己亥四月予奉命使楚兄柳溪先生適守鄖便道過省得聞其事欣然欲往別之日兄偕寮佐饒予於巖次天朗景明唱酬甚適旣而登之見大石伏於港圍可數十步狀奇絕曰此巖所崩石也壓洞口巖間卽字所在令輿夫掖之以登甫及半而磴絕但從石畔仰觀大幾五尺餘天字已爲都憲潘公修刻馬字上截宛然下四點模糊然文理天成決非人爲客有謀之兄

者曰君地主也若鑿石建亭其上以表勝蹟以便遊人  
何不可予既解纜兄遂以其事白於撫治都御史石岡  
王公王曰亟圖之未幾予事竣下襄兄遣人以書邀於  
舟曰天馬之巖路坦然矣亭翼然矣更鑿二洞以廣燕  
息題曰月窟亭則仍名天馬弟盍爲我記之予既奇其  
事嘉其地又喜兄之表彰其勝也有懷不盡扣舷歌曰  
聖人建極春臺熙天賜休徵滿四維郊有白鹿廷有獅  
天馬不出爾何爲又歌曰亭岑崒兮江山明洞窈冥兮  
雲霧生雉伏大野兮無驚天馬來兮我將貢汝於神京

於是書簡以授使者俾刻之巖詞誠未工聊取其備始  
末紀歲月而已同遊者都閩劉君節甄君祥張君坦別  
駕楊君萬春司理吳君彭年寇舉人韋庠生余姪位法  
得附書

重修千佛洞記

莒州牧趙晉基

滄浪山最高處曰西臺嶙峋壁立有千佛洞在郡城西  
人煙稠密車馬輻輳商艇漁舟往來上下欵乃一聲山  
青水綠巋然爲巨鎮佛洞外舊建水府廟祀鎮江神創  
自前朝凡竹木商人禱輒應雍正乾隆間兩次修葺頗

巨麗迄辛卯元日鄰民不戒於火災及廟幾灰燼向所稱巨麗者不可復識矣各商集議仍就原址修之如初余於登覽之餘竊思佛洞徧天下楚中如太和洪山名勝不可勝紀珠林紫府所在多有類皆疲極人力柳子厚云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坻邱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奧位以佛因其曠建以樓每煙消雲淨凭檻而眺則下臨漢水銀濤雪浪一瀉千里其南岸爲金魚渡天馬巖東望瀛洲琵琶雲樹迷離其西則庸山疊翠迤邐而來拱我襟帶蓋天然勝

概有非人力所能爲者茲因之以成鉅觀因之時義大矣哉是役也工起於辛卯之夏越明年秋落成余故書所見而爲之記

溫如玉墓誌銘

撫治王世貞

溫公之在文登也余自海上走一介訊公而得報書踰月而公移罷又踰月而公卒又五年而余奉命來撫鄖鄖爲公之鄉弔公而猶未葬也嗚呼傷哉余乃謀於公之子應龍輩窀穸於黃龍山之陽公弟真陽如春以狀來請誌銘微狀余豈不爲公悉也公成進士至歿凡十

有八年爲行人則一使荆襄爲御史則一按鹽吳越再按秦三仍按吳爲按察副使治海盜所至皆卓然有聲其卻荆人金也荆人至今道之其按鹽場爲逼融期限以蘇其困立保甲法參而伍之俾人自爲守搜捕姦猾及邏卒之因而利者課自是驟登額踰於承平其按秦益自標樹風采論同州守寶雞令等貪酷狀遣戍削籍有差守令望風解印綬去猾吏土豪一切受法不寒而慄講求邊方所以屢絀者前後凡二十事上之報可行刺大帥蠶食吏士佐寇爲虐其裨帥不畏大帥而畏寇

狀悉劾罷之至督撫重臣亦有緣而謫削者邊吏大憚無敢飾情以見其治軍軍聲實俱振而寇亦竟公代無敢深入又上宗藩七事補祿糧肅關文正體統嚴門禁尤其要者其按吳則益熟於其利便而於職得兼治大小諸吏有熟公者轉相告報無撓温公三尺焉公以爲吳所重於天下者惟賦而其利之最大者水抗疏安能吏丈畝里無伏田田無伏賦賦而不田者蠲之田而不賦者益之督諸治河官以農暇開濬水稍稍受職其治海盜屬登萊亾命交匿諸島時出剽掠以自益擊之則

慮起兵禍不擊則二郡騷無已乃用楊守起元議外揚軍聲以脅之內使指揮湯詔王世祿裴虞度李承賜黃汝忠召其豪長諭之曰與若期一月來受署爲良民不聽命者溫公大軍立殲汝矣眾咸來謁公拊循之上書二臺給保甲給田起稅通互市開關梁禁爭訟各烏受約束比內地又論罷副總兵一人武吏益輯然用事者以公治太嚴鮮所縱舍而公不安於臺矣屬郡大旱公齋三日而禱立澍公既歸禱雨中又以暑故不爲雨具寒內侵遂得疾其民相率狂走告神曰大夫爲民請

雨神幸而予民以雨而予大夫以疾非神意也今敬爲大夫請命果少閒公念疾不任事卽自劾歸強疾以待甫得請而公革矣猶手書諸郡邑無汜祭無賻祭吾不而享也賻是死而僂我也公諱如玉字孟醕號少谷其先世治海隨人以戍贅河南之桐柏王父淮徙籍鄖遂爲鄖人父文林郎公所聚左孺人而生公文林公之爲諸生也而公十四亦補諸生郡守許某奇公才欲壻之弗果明年有孫提學按郡試以公爲第二人旣見而笑曰吾欲冠若以若少疑之今果然自是凡再楚試皆不



利最後我先公按楚公遂與薦歸及襄陽得文林公計  
絕食七日而抵喪所撫棺大慟曰天乎誰令我以一鄉  
書易吾父也公之舉進士而喪王父淮又喪左孺人毀  
瘠時有加自是得心腹閒疾矣公之一爲御史三按郡  
又一治海盜皆持憲嚴峻其居鄉絕不通官府其居官  
絕不通家問以故病三月且死而其家不知也生於嘉  
靖戊戌卒於萬曆己卯得年四十有二初娶於鍾早卒  
贈孺人繼娶其從姊封如之丈夫子三長應龍郡諸生  
娶王事黃元吉女次應鵬聘舉人汪以祺女次應嶽聘

知縣李岳女女三俱幼世貞曰公爲執法大吏所至有  
聲績豈偶然哉早禱而澍卒以勤死合於古祀法矣乃  
其臨歿而約束郡邑毋令汗我爲此何下結纓易簪哉  
况公之舉於先公差殿而始按吳澁先公屬大故槨葬  
諸知名士咸自避晦削門下籍而公走使二百里以金  
助繕墓不佞兄弟三辭而公三進之曰吾爲吾之師而  
已夫是以無虞夫松楸會先帝賜詔洗雪公復從林中  
丞上書請予故御史大夫贈不報不佞兄弟以謝公曰  
上書吾爲吾之師而已公之篤於倫理類如此是宜銘

銘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是耶則何以子之民而  
殉子之身非耶則子之子孫其振振而子之名與子言  
而偕不泯

重修許公祠記

雍正知府 王文裕

自古忠臣烈士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足以貫金石  
而炳日星雖不表著於伏節死義之日終必發其潛德  
之幽光况氣折逆氛功在社稷爲

聖朝

所贈卹如前鄖通判許公者公諱文耀閩之海澄人也  
公初判鄖值楊來嘉據房叛當事檄公往撫之比至賊

營喻以順逆賊鳴甚公大罵遂遇害事聞康熙十九年  
奉文祠祀余聞人去公里居不遠幼卽聞公事歲己巳  
來守是邦考公遺烈較所聞益悉辛巳冬鄖教諭龔君  
得斷碑於廢壤中知公另有專祠在縣學左雍正四年  
鄖令盧上進勒石而未詳其事嗣教諭李君補敘之祠  
且圯更求公墓於小東門外左數十武荒煙蔓草中得  
殘碑焉嗚呼公死事在康熙十三年爲時未久而祠墓  
傾頽若此何以昭

聖朝欽卹之仁是守土者之責也爰就其祠新之設主以時

祀享仍礮石墓前以垂不朽庶公凜凜生氣歷久彌彰  
歟襄其事者通判陳公封舜署鄖縣胡君廷槐教諭龔  
君佐龍訓導黃君大棟也

重修鄖縣學宮碑記

知縣 陳子飭

鄖縣學宮原在城東南至明嘉靖閒郡守許公始移建  
於府治西殿廡門牆規模略備其擴廟前民佔之地作  
櫺星門泮池道德坊繚以垣墉則自我

朝乾隆三十六年太守王公采珍始也道光丁未春飭奉  
選斯邑蒞任之初恭謁

至聖先師禮成後與學博司君先格宋君大元瞻視周遭牆  
壁欹斜堂高僅尺許門廡皆卑隘弗稱歷來葺補率皆  
仍舊自壬辰秋漢水入城殿內深五尺以將朽之楹棟  
復遭巨浸日就傾圮其勢然也夫尊

師崇道教學爲先務本溯源治民所重吾輩讀聖賢書服儒  
服冠儒冠名教綱常其來有自况學宮重地

至聖靈爽實式憑之今坐視其牆垣漫漶風雨飄搖於心安  
乎爰詳告太守西蜀胡公允林先爲之倡飭與學博諸  
君亦各捐廉俸以爲勸導邑中慕義者翕然同聲先捐

獲錢二千緡迺吉鳩工庀材適以楚省水患奉文勸捐勸周歷四鄉工賑並勸郡人士無不踴躍力輸遂除舊營新擴其規模堂基根深五尺六尺不等疊以石灌以漿崇高廣厚稱之

大成殿以及大成門向之三楹者益爲五東廡西廡五楹者益爲七棖角棟楹悉遵儀式金采丹碧備極輝煌其

崇聖祠明倫堂名宦鄉賢祠官署附於廟內者併一律修建工歸鞏固閱二載而告成巍然煥然氣象一新稱大觀焉夫廟宇爲尊

聖之所而士子修身進德之階

國家育才興賢之地皆於此肇基焉其所以宏規制而肅觀瞻者將欲多士幸循義路出入禮門以彰詩書禮樂之教曉然於風化之原而漸躋於正大高明之域豈第工詞飾貌摘藻揚華而已乎繼自今鄖之奮興於功名者根深實茂庶有以副

聖天子棧樸作人之化而作棟梁之材矣又不獨以

文廟更新卜科第聯翩增榮益譽於學校也茲役經始於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告成於二十九年九月計共用制錢

一萬六千有奇董其事者司宋兩學博邑歲貢生王衡廩生李上選生員趙喆王希杰候選訓導徐清來黃兆熊也至樂輸士民各按里保刊列姓氏立碑於學以記之歲在庚戌八月朔鄖縣知縣山左陳子飭謹撰文

重修南城奎星樓碑記

歲貢 朱燦章

郡邑奎星樓皆建於城東南隅論者以東南爲文明方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晉書天官志文昌六星在北斗前天之六府也王集計天道考文昌六星在午垣鶉火之次北斗七星如斗魁四星曰天樞

曰天璇曰天璣曰天權介在鶉尾已次壽星辰次之交而斗柄三星曰玉衡曰闔陽曰搖光則在壽星辰次是斗魁近於文昌均列於南方朱鳥縣象著明爲最盛矣且鶉尾翼星爲天之羽翼文物聲明之所王道化文章揆諸建樓東南之義其將觀天光之下臨瞻人文之蔚起英華遠播而四國奉爲羽儀乎其方位固可循圖而稽也然世相沿以是爲奎星者其或以史言奎壁聯輝遂以爲文教昌明之徵乎嘗考晉書天文志及管窺輯要諸書東壁主文章乃天下圖書之秘府也宋乾德五

年五星聚奎實在奎壁之間故當時以爲文明之兆夫奎壁介於娵訾降婁而斗魁適依乎鶉火壽星其爲章於天兩相對照所謂光遠而有耀者理或然也鄖之奎樓在南城東層閣重簷規模高聳可謂一郡之勝矣而術家每以此邦科名必須更上一層方可高掇聯翩操券而獲數十年來邑人士有志未逮者亦以登高而呼之難其人也己酉歲邑侯陳君涖任載餘修廢舉墜於地方一切營建罔弗除舊更新而專關學校尤殷殷不倦如

文廟文昌宮試院鉅工迭興次第告成矣適於重九日偕都

人士登樓一覽覺山明水秀眼界凌空慨然動崇文教撥科名之思乃捐廉倡修卽日鳩工庀材遴選司事力董其成計增高一丈五尺有奇越六月而工竣登斯樓也四通八達高朗光明都人士之卓越恆流千青雲而直上者能勿瞿然興奮然起乎斯固我公之作育士氣有加無已而吾邑之樂勦其成從善如登不可謂非後來者之幸也燦章從事斯役自慙譎陋言之無文特敘述其始末以俟後之博雅君子

鄖山書院記

太守艾浚美

書院之名始於唐盛於宋卽古鄉學之遺各郡之有書院蓋聚鄉學之秀甄拔而遞升之者也自來教育陶成人才輩出莫盛於書院如白鹿洞朱子奏復其舊而論學則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及門諸子同異是非俾孔孟之指粲然明白一歸於正其明微矣鄖爲楚西奧區山高水險俗尙樸醜自明于瑩中大中丞創建鄖山書院漸知向化慕學旋因歲久傾圯我

朝雍正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特發帑金以資省會書院膏火嘉惠士林

恩至渥也維時守道魯觀察以鄖山書院坍塌重建之嘉慶丁巳王方山太守復加補葺改爲龍門書院道光二年學使楊介坪先生仍復鄖山書院原名移置通判舊署並查明膏火無資咨會撫軍楊中丞

奏明准撥光化變價銀兩歸鄖發典生息用資膏火其造就樂育之心如此之厚郡人士宜何如振勵奮興軒輊鼓舞以副此培植盛意乎夫書院之設所以講學而造道也而賢守令崇尚風化之原必以此爲重焉爲之講

堂以隆其規制爲之學舍以專其藏修爲之月試以善其觀摩非第藉爲聲氣之資游揚之具而已又必慎擇經明行修者爲之山長啓迪之獎勉之澤之以詩書以化其凌躡浮囂之習規之以道義以祛其馳騫奔競之私務使一郡一邑其秀而文者皆砥德而礪行其樸而愿者皆敦本而尚義不溺志於詞章不營情於利祿不逞才以越制不飾智以驚愚則庶乎今日立品讀書無慚鄉里之秀異他日分猷出治允爲

國家之循良用副我介坪先生殷心造士提唱宗風以翊

贊

朝廷菁莪棫樸之化爲不虛也後之涖斯地者育德維風增資加擴俾相衍於無窮以昌其教以達其材豈不懿歟  
今介坪先生會  
奏撥項因公挪移久未歸款幸地方義舉捐助所置田地房屋各租猶符按月一試之資此亦碩果尚存之意云  
爾茲因修志而綜敘其始末以爲記

龍峰書館記

歲貢 夏尚德

昔文正范公得善地術者曰此地發祥人文之盛簪纓



之多極於無算公曰與我一家享何如一方共因以其地爲作育人材之所卽今吳中之澤宮是也厥後吳中人材蔚起科第聯綿可謂盛矣而范氏以儒學發跡累代簪纓相望迄今六七百年蜚英聲騰茂實世澤猶新同社蓮溪李君祖庚字希白少遊膠庠踔厲英發倜儻不羣爲一方所倚重而同聲贊誦者指不勝屈希白言物行恆根道核藝殷殷以培植人才造就後學爲心獨力捐四百餘金爲龍峰書館營房舍兼置學田園地旣爲之締造完善以期其久遠又爲之延名師以明其道

而解其惑其素所學問然也同社之受業而獲益者相與勸勉於仁義忠信沐浴於禮樂詩書駸駸乎型方訓俗比戶絃歌矣固不獨英雋秀起源源相繼已也其爲教之永入人之深視文正之用心一而已矣誰謂古今不相若耶夫希白之樂善不倦出於自然而哲嗣均接踵藝林長君器宇不凡前程元未可量天之福善固如是其不爽乎同社以李君之足以風勵來茲也因泐其事以壽貞珉而垂不朽昔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黃鍾月記

籌鄖邑賓興費記

陳子飭

鄖邑風土古樸人知尚義庠序之間俊秀尤多太守王季海先王所謂彬彬之風亞於鄒魯者也歲逢大比應試不滿二十人蓋以距省水路幾二千里往返五六月旅資卷費動須十數金寒士有志觀光而遲回中止者屢矣然則廣功名之路宏汲引之方思所以振興而激勵之誠宰官之責也余自丁未春知縣事與眾紳耆集議修學宮修考院修奎垣次第舉行凡以崇學校培士氣育人材勛之以端方策之以進取諸生皆爭自砥礪

已見蒸蒸日上矣惟賓興費尚未籌及已酉值鄉試迺集諸紳耆力圖其成時有邑貢生趙堪勸諭西鄉各紳士府學訓導徐恆曾邑紳賈炳文邑人王士倬暨東鄉紳士共捐錢壹千緡有奇交司事等按年取息以作賓興之用甫經創始赴鄉試者即較往歲加增是年撤棘府學廣文徐君恆曾保康學廣文丁君鹿鳴皆獲雋保康王生明善亦列高選吾鄖胡主淑經余生瀼廷李生上選王生希祥均薦而未售而鄖陽之科名可拭目俟矣辛亥夏余將調任棗陽環顧諸生不忍去是歲

聖天子御極元年

聖恩徧海內加科廣額嘉惠士林兼以學使案臨所取尤多知名新舊諸生無不躍躍欲試由是文明日啓多士咸有志竟成掇巍科登顯仕爲

國家有用之材以副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未始不於賓興肇其端也後之君子顧名思義日增月益必有培養遞加而鼓舞於無已者俾斯舉行之歷久勿替也則幸甚

湧珠泉記

侍衛 金光杰

丙辰端陽前二日予再至龍門時天氣暘甚趙生荆山請予登立鶴樓納涼並邀王生英齋金圃仲安李生蓮仙及二姪金門東魯陪侍少時茶進覺與尋常特異問水從何來則曰黑龍泉問去此幾許曰山麓耳於是與諸生往觀泉口大如五斗甕四圍青石壁立一面斗絕三面微穿水深五尺許澄清可鑒石髮淺綠色蕩漾不定令人目眩泡自波中逆出如珠走盤上有小方殿卽黑龍廟也北界澗水西環河流一峰中峙危樓插天古柏百餘株作神龍攫拏勢而泉生其閒柳柳州所謂以

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鄩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是也乃竟無嘉名雖美弗彰矣荆山進曰先生愛之異之何不效柳州之更冉溪爲愚溪則地以人傳名亦以人重矣余曰善因取萬斛湧珠之意名之曰湧珠旣象形且會意也余因之有感矣鄩邑僻處萬山久乏科名說者謂山水絕少佳勝或者人以地固然以諸子之從吾游也聰明樸茂英氣勃然文理頗有可觀今掖而進之諸子從此振勵而作新之其亦如斯泉之圓靈活潑清光大來也吾當與諸子共樂之豈惟以怡情泉石鳴高也哉

朱清山朱富山合傳

邑人崔 誥

朱富山蝴蝶保鄉民也生有至性事母曲盡孝道會母病醫藥罔效因私念古有割肝救母事我亦人子也何獨不如前人夜二鼓持刀自剖其脇截肝一縷持予其妻曰嚮以奉母病當瘥並囑其妻雜雞湯以進母食頓愈富山亦忘其痛楚秘而不言其兄清山知之每見其脇下刀口宛然偶與鄰人道之越明年而清山以捍母殉難

貞孝傳  
朱清山者富山胞兄也薄田數畝與富山同力合作藉以養母兄弟既翕怡怡如也適藍逆由蜀竄陝盤踞趙家川清山偵知之謂富山曰賊今密邇必竄吾鄉母老矣儻遭賊手抱恨終天矣爲之奈何富山曰無已有負母遠逃耳清山曰固也我欲弟先負母逃我留以禦賊賊不殺我我必殺賊需次聞母逃乃遠也如其言而逃未遠賊之遊騎蜂至矣是時清山同鄉人陸傳太扼要山陬據上游揚刀運矛大呼馳下賊未及舉刀而頭墮地俄而大夥麇至傳大死清山被擒賊遂以刀抉其額

上皮次解兩頰而副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聲噫當賊之至富山既負母以逃矣儻不得清山與賊相持拌死以衛母則逃未遠而賊已至能保全與否未可知也吾以爲清山之孝富山成之富山之孝清山更有以全之嗚呼難矣若富山者毀傷其體以救天親雖不可以爲訓而以祝誦詩讀書之人居恆侈談忠孝及一旦值君親危險反雍容澹漠引文飾義等諸行路者相去奚啻倍蓰然則清山之大節固不可及而富山誠賢矣哉

貞孝藍女傳

崔 誥

貞異志  
乙丑夏邑將修志與徐風若先生閒談偶及齊北宮嬰  
兒子軼事感喟久之謂必無繼而起之者風若曰否否  
獨不聞吾邑有藍孝女乎孝女生長蕭公保與劉君載  
廷比鄰載廷知之最悉盍往詢之余急詢載廷載廷曰  
有是哉余久欲表揚之而未能也女姓藍氏幼字其姨  
娘張姓其父藍如青貧無業熬硝煮鹼爲生母李氏雙  
目悉瞽弱弟一人僅數齡其父歿值歲祲一家三口朝  
不保夕女日匍匐汗萊中采野菜雜糠覈以養母會其  
姨家來議婚期女泣然曰嘻兒可以去乎哉兒父不死

兒可以去兒父死兒母不瞽兒可以去兒父死兒母瞽  
兄弟成人可以養母兒亦可以去今者父死矣母瞽矣  
弟幼弱又不能養母兒去是委兒母於溝壑矣嘻兒可  
以去乎哉親知番說女怒曰天下有無母之人則可如  
無無母之人何爲強以相勸也儻謂兒矢志不堅將來  
恐有曖昧事貽笑鄉鄰爲二家羞者願姨家淬白刃一  
具卽持以嚮割兒肉無怨也從此解椎髻而辮髮頭草  
笠手長鑱爲人傭耕閒理其亡父故業零硝熬鹼終歲  
不輟奉母之餘薄有蓄積並爲其弟備六禮成室焉平

曰御弟最嚴稍不幸教則呵責不貸今其弟粗衣淡食不至凍餒者皆孝女教之力也忽一日侵晨起曰嗟乎吾一女子爲人傭耕與男子雜作三十年所以含垢忍恥不卽死者徒以瞽母今弟旣成人可以養母吾事畢矣何可久辱人世也遂投野塘死載廷之言如此夫男婚女嫁人道之大卽人情之正也女獨行其心之所安聞三十年中與人酬接雖和平坦易實具秋霜鍛鐵凜然不可犯之色焉嗚呼藍女貞矣貞而孝矣守貞以全孝實踐孝以完貞此其翼教維風殆所謂變而不失

其正者非具真性情不能爲此非具真性情又烏足以識此

虎尾久經坪二堰碑記

四川知府 余漉廷

天下之大利在農政農田之善經在水利昔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楚之水利興焉晉杜預都督荊州修漢召信臣遺跡爲民作水約束分疆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分水規制有由昉矣吾邑武陽盛水二堰屢蒙賢太守胡公朱公黃公體恤民艱爲之籌疏洩資宣導計高下定章程遺愛在民至今猶感仰勿衰吾

鄉虎尾久經坪二堰歷有年所查虎尾堰在上久經坪  
堰在下虎尾堰得種籽十七石零屬黑虎保久經坪堰  
得種籽十八石零屬筍廠保田分兩保水共一渠由來  
久矣兩堰父老相傳每年耕作各設堰長分段修理插  
秧時按田分水四日一輪上下堰各得兩晝兩夜堰長  
爲之經理秩如也近年土崩沙淤日復一日渠路益狹  
往往需水之時橫衝旁溢多不歸田轉無以收灌溉之  
功而盡澤下之利今春兩堰公議滯塞者通之逼仄者  
展之水路例定寬二尺五寸庶宣導有所歸蓄洩有其

法而灌溉實得其利矣嗣後遇有壅淤應行公修卽以  
二尺五寸爲定其共守之甫議刊碑以垂永久適逢徵  
修縣志予嘗考之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  
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而元  
史河渠志以歐陽元旣爲河平之碑文自以爲司馬遷  
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無  
所考因作河防記欲使將來除水患興水利者按而求  
之此堰雖小亦農政也予故仿其意而記之

壬戌十月髮逆渡漢竄陝圖掠黃龍灘天降大霧



記

余瀆廷

黃龍灘在縣境西南上連川陝下接襄郢通衢也自來用武最爲衝要明末賊入楚攻鄖屬六縣盧象昇以右僉都御史代蔣允儀撫治鄖陽時蜀寇返楚蜂屯蟻聚於黃龍灘盧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七家溝石泉壩康甯坪獅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等處連戰皆捷斬馘五千六百有奇漢南之寇盡矣我

朝

嘉慶初年白蓮教匪蹂躪三省邊境已歷七年之久雖時驚風鶴而灘民守禦尚嚴幸獲安堵咸豐丙辰襄陽

土匪上竄灘民齊心團練先事預防賊亦未敢窺也同治壬戌十月髮逆數十萬渡漢江分三路竄陝距灘縱橫百餘里灘民備豫不虞固未敢一日鬆勁然賊眾我寡能勿恐乎正危疑間天忽降大霧障翳蔽空對面不見人賊循途馳竄去灘已數十里猶問黃龍灘而霧始漸收吁是賊之注意於灘也情見乎辭矣設使天不降霧灘之民縱戮力同心其能禦此十數萬之賊而驅之境外乎其劫掠蹂躪波及於灘之左右而騷動官民又豈止於一鄉一邑乎然則天之降霧不先不後使賊繞

灘而過猶未之覺者正天之驅除羣賊以保此一方之民也天之愛民甚矣此方之人宜何如恐懼修省相勉於善正人心以迓天佑乎灘固用武之地今轉危爲安轉禍爲福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道神而莫測於大霧見之矣此壬戌孟冬事也至於癸亥自川回籍守制見諸父老述其事詳且盡是不可以不記

創修大龍寨暨四鄉寨事記

邑人趙守基

鄖立寨自前明始崇禎六年李自成由盧氏直走內鄉爲巡撫元默所扼遂犯鄖陽七年盧象昇撫治鄖陽念

鄖郡諸山綿互有險可憑用守畿南法守之立寨併村鄖人懲前毖後踴躍奉行吾鄉夾山等寨亦從此起自我

朝康熙初年削平大難休養生息二百年來幾無故址之存蓋天下承平久矣同治元年髮逆由李官橋渡河橫亘數十里如牆而進吾鄉被殺擄者以數百計積八晝夜賊蹤始絕若早結寨自固何至受此慘禍遂偕鄉人入大龍山相度地勢是山孤聳數十丈正北陡絕東南俯臨深澗西南稍坦山頂四平約畝許上有古刹卽大

龍觀也西偏有龍泉二可共萬人飲殿後有花栗數千株陰森蔚茂予與鄉人顧而喜曰薪水爲寨中急需今皆不假外索此天成之險也况西望郡城南望均州東望浙川朗若觀紋如果賊至虛實立見以高臨下律以兵策我得勝算矣爰公議捐資修理甲子春偕鄉人往修週圍成石垣得三百餘丈險峻處高厚俱如法寨門皆甃以綫石堅木爲扉繚以片鐵三市又深鑿廣池預儲泉水鄉人共喜其功之有成也遂製火器壯聲威守具甫備三月十七日賊自荆紫關南竄蟻聚蜂屯十晝

夜不絕游騎突至龍潭溝當與鄉人劃地分守又設巡勇策應擇稍有膽勇者分任之同里何維謙管帶壯丁三百名直出寨外巡邏維時賊踪密邇寨上連發巨礮賊卽遁去附近麻峪東梁油瓶觀等處俱被焚掠而環寨居民無恙賊退僉云吾鄉可恃此以不恐矣所有毗連均浙各村居民咸附此寨守望相助焉然守寨較城守易亦較城守難攻城如雲梯地雷衝車等法施之於寨無一不窮此較易也但守寨幸皆鄉愚膽勇不足動輒驚疑間有壯者專恃血氣旣不能律之以法又不能

聽其自便則必多方誘掖以安其心委曲獎勉以堅其志激之則憤事緩之則誤幾故往往難於奏功也是在董事者知其易預籌其難而已今吾邑寨堡林立如東之興隆雙和西之白馬雙鳳四峰南之天馬紅岩北之萬安太和等處民居既安矣民志既定矣由是聲勢聯絡遠近一體上下同心而又維之以情持之以久不以賊退而忘害不以民安而忘危彼寇匪餘孽未盡又何能乘閒而入哉竊願吾邑理寨事者得地利兼得人和則一勞永逸世世賴之者也

叢塚記

邑人戴恩

文公家禮著有五不葬之說一曰近城郭不葬誠思之遠而慮之深也鄖城東北門外屬荒郊墳塚羅列千百年來平而累累而平有心者幾歎滄桑矣同治壬戌髮逆陳得財陷西邑安襄鄖道金國琛率師駐鄖爲巡防計諭鄖之官紳曰郡城西南跨漢水天塹也東北城而不池非城防所宜盍鑿之於是飭令鳩工責成四鄉分段開濠蓬顆纍纍之中鋤甫下而白骨出焉其甚者掘地至丈餘深並有三四棺層累相加見者慘之局紳徐

清來崔誥胡淑經張肇臨等相度官地於九里岡議定  
每骨一具檢裝瓷缸合而并之約一千四百餘具鳩工  
彙築隆隆然成一叢塚因誅言祭之以慰幽魂焉嗟呼  
其不幸累累相望葬於附近城郭幾經兵燹蹂躪化爲  
戰場掃蕩削平而塚無一存者甚可哀也今日忽得檢  
白骨而彙爲叢塚使已成烏有之骷髏復獲另并猶人  
之起死回生斯誠不幸中之幸也乙丑春朱君稔齋饒  
君殿華徐君麟書姜君竹亭商之閤郡士庶共捐資百  
金市地一段附於縣城隍廟以每年所入租息爲叢塚  
祭掃用義舉也後之人同此仁惻之心尚其循成規而  
永誌之非獨叢塚不至湮沒而無聞且使世世葬親者  
有鑑於此益恍然於朱子近城郭不葬之旨矣抑又考  
之宋史劉燾傳有耿某憫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  
水火劉燾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更慘矣請擇高阜爲  
叢塚以葬於此見勸善維風之心無古今一也余於吾  
鄉之叢塚亦云

得董思白先生真筆石刻記

歲貢 段肇基

自有天地以來凡物之足以珍重寶貴歷久而不可磨

滅者豈非以其人哉明董思白先生松江華亭人也天才俊逸少負重名其書法超越當時始以米芾爲宗後遂自成一家名聞中外而其畫瀟灑生動亦非人力所能及四方金石之刻得其手筆以爲二絕以故尺素短札流布人間在當時且爭購之以爲重况今日乎公之沒也今二百數十年矣其真蹟又何從而尋之而不意得之於吾郎也或者曾督湖廣學政歟予聞之余雲卿太守曰同治乙丑春至郛家衝省先君墓小住一日間步祠左有家世業農李姓老嫗出語曰君坐有事請教

我家藏一石今九年矣先是我祖塋側有古柏一株大十圍族眾伐而售之又數年復議掘其根可得薪若干根將盡忽露一小方石銜中雜以泥土兒子輩攜回洗刷磨礱跡畫不能辨將碎之里中一二老者曰此石大奇未可毀俟余君自蜀歸來省墓時質之或知其故老嫗遂持石於予予屢玩摩挲不釋手老嫗曰君愛此石耶請卽贈君謝而受之捧至祠中以水淨揩之細繹其文一面小楷秀麗飄逸生動異常惟字模糊可讀者二王爲極缺極在後人宗之缺意者絕少今於此卷缺宜

其超出塵寰也另行延祐六年七月二十一缺又行唐張昌宗搜訪古今缺又邊行被剗去不能認一面草書龍蛇飞舞真董跡讀其文是時書後跋年已七缺於此卷爲人臨寫數十行不能至全本缺崇禎乙亥九月十缺居士董其昌題詩缺後有宗伯學士陽文方篆一顆石綠色細膩沈重縱橫各六寸小楷一面黃痕斑類漢玉似當年殉葬所用者噫異矣是石也其蹟之真如是而其遇之奇又如是其經風霜兵火湮沒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幾數百年而獨有以昭天地之靈以發其不可磨滅之光謂非物藉人以彰因人以重乎則又愛古者之美談也予因訪友過從雲卿述其得石之由故樂爲之記

王李氏節孝坊記

廩生余珩

縣西關外舊有節孝木坊署清標彤管四字爲邑人王釘之妻立也道光十一年市塵不戒於火延燒屋宇無算坊左右民舍無一存者而坊獨無恙咸豐二年秋漢江驟漲洪波怒濤澎湃汪洋比戶幾成澤國坊額亦被漂流鄉人共見之矣越日王李氏後裔某忽得坊額仍

舊樹立驚問其故始知此額已漂至八里外之小河口  
遇迴瀾送泊沙岸適氏裔某恰經其地見而收之噫是  
坊也一經於火再瀕於水幾何不淪於無何有之鄉而  
巍然獨存是何神異哉於此見氏之節如松之筠如柏  
之操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其百折不回之志堅持  
於生前故其一誠相感之真猶蟠結於沒後也不然坊  
額一木質耳而神之呵護何若斯之靈且歷試諸劫而  
不朽也嗚呼異矣天之所以彰孝義勵名節者備矣哉  
天有顯道厥類維彰是坊則亦有然者也

書王太守許公祠記後

胡淑經

許公文耀之墓知之久矣每春日選勝重九登高與二  
三良友道公墓下輒撫墓斷碣奠三爵而後去乙丑春  
漏下三鼓披閱府志讀前太守王公文裕記懊惱悒悒  
徹夜不能成寐蓋同治元季髮逆攻陷鄖西金方伯以  
郡城卑矮諭開城濠而城北附郭蓬顆累累悉皆亂墳  
公墓適當其間恐司濠務者不知爲公之遺骸分別遷  
葬雜亂骨而都爲一塚也迨曉詢之袁子雲松張子海  
嶠王子叙卿始知公墓雖附郭去濠尚遠尋丈慮濠土



員嬰志  
壅堙嶠等已標而記之今之巋然而特立者猶在也余  
因之慨然曰忠臣孝子往往曠百世而相感卽如許公  
死節之日歷記星霜迄今二百年所矣人往風微誰復  
過而問焉者况值戎馬倥偬耶而偏有袁子雲松輩從  
而標識之護惜之使忠義之骨得與山河並古則夫自  
今而後雖歷萬劫當必有繼而起之者乃知人生世上  
惟忠孝可以動人亦惟能盡忠孝者可以壽世也

胡文忠公功施社稷勳銘鼎鐘而遺愛在楚民不  
能忘因讀 文忠公與友人書有除却討賊四

語謹誌之

徐兆瑞

客有笑徐子者曰胡文忠公血戰十年三清楚疆振臂  
一呼英傑奮起厥後克安慶復江南掃蕩江右平定浙  
東西大功收於曾左諸帥而議戰議守則自我胡文忠  
公始豐功偉烈國史館當記之名公巨卿必傳之子何  
人敢與斯事耶况乎掀天事業必須曠代逸才方能曲  
傳其梗概近世文章卑靡固無盲腐大手筆而紆餘爲  
妍卓犖爲傑汪洋演迤騰九天而躍九淵兢兢焉奉唐  
宋名人爲圭臬者或亦往往而有也子何人敢與斯事

耶瑞應之曰公言誠是哉然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元昌黎韓公嘗言之吾惡知記文忠者不提其要鈎其元也吾又惡知記文忠者果提其要鈎其元也憶辛酉壬戌後友人來自省垣者談文忠事甚悉最後得其與友人書有除却討賊別無生路除却殉難別無死法四語斯言也一意君國而身家性命毫不攪心迨後積勞而卒雖未親梟洪逆之首而一片血誠固結於生前者天下後世所共見也此則其照耀千古者如第曰某月克某府某日復某縣以馳騁之筆張皇其戰功

洗心亭記

頁生 趙 堪

語雖樂聞之語究不願聞之矣雖蹈客之笑不願也人之所以靈於物者心而已矣心之所以瑩於中者虛而已矣如水之清不雜以濁也如鏡之明不蔽以垢也自其主靜者言之何時而不虛自其慎動者言之又安往而不靈此之謂得其正夫士君子所貴乎澡身而浴德者亦在乎不放其心不喪其心不失其心耳予曩昔不喜岑寂時馳逐於城市煩囂中觀熙來攘往情態變幻恆百出而不窮此心之隱爲形役與世浮沉其不誘

員興志  
於勢利不惑於見聞也幾希矣迺亟備處山林閉戶讀書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以求所謂養心者每返觀而內照覺今是而昨非益悟心之虛物固不得而引之心之靈私更不得而汨之也爰築亭於居舍之旁疏泉鑿池佳木植矣幽芳露矣奇石顯矣日與二三童冠歌咏於其閒每春夏綠樹蔥蘢禽鳥變聲偶見飛鳴翔集而機心頓息焉暇則緩步池上臨清流數游鱗有會於心便翛然意遠作濠濮閒想且也雲影天光上下澄澈五斗俗塵有不知消歸於何所者是非有以蕩滌其邪穢消

融其渣滓烏識所謂澡身浴德以遏人心之流而得源頭之活哉古之槃澗衡門多隱君子靜觀自得生意盎然予兀兀窮年草茅伏處固不能效歐陽公作豐樂與斯民共慶清時而竊思柳柳州之名愚溪於予心有怍怍焉故亭成而以洗心名之非敢謂桑榆遲暮遂潔其身而游於物之外也其庶幾不蔽以垢不雜以濁不至放其心喪其心失其心也又焉能不汲汲焉思得其正乎

黃先春時氏傳

有序

員里志 卷之十一  
乙丑秋纂修縣志東鄉梅家保紳士梅占魁採得黃先  
春時氏事實巴陵芝房明府已入志矣嗣予代理縣篆  
奉檄接修其鄉人復以邑貢生朱銑碑文來披閱之下  
見其夫忠婦節萃於一門真風化所關不獨黃氏之榮  
也爲作傳

黃先春邑江峪保人父大鵬生丈夫子三先春其季也  
少豪雋卽與隣兒異長娶時氏性幽貞讀書知大義每  
以忠孝互相敦勉歲壬子髮逆洪秀全犯湖湘當事大  
發兵征討先春以荆關協標候補把總率兵次長沙備

堵剿也時洪逆自古束衝摧破官軍後圍桂林屠全州  
蹂躪永衡十數州縣勢若決河不可收拾先春或中夜  
起立或拔劍碎几與人言每憤形於色曰何爲使賊猖  
獗至此健兒自今有一死報國耳不然且恐無以對我  
閨中也未幾禦賊長沙大呼陷陣以歿時蓋九月某日  
也計音至家其妻時氏長號幾絕父兄百方勸諭亦未  
意其卽辦一死心也翼日啟扉視之時氏已嚴妝自盡  
矣內穿己服外襲先春衣檢身旁得紙一片上書兒不  
孝不能留事高堂願勿脫去夫衣兒將着之以魂魄尋

夫於沙場噫生死之際人所難言黃先春効命疆場至今固凜凜有生氣而時氏矢志柏舟守義可也死宜勿庸也卽古聖賢扶世翼教亦何嘗概以死責人乃可以死可以不死而竟死倘非節義性成何以觸發於中而不能抑遏若此嗚呼亦烈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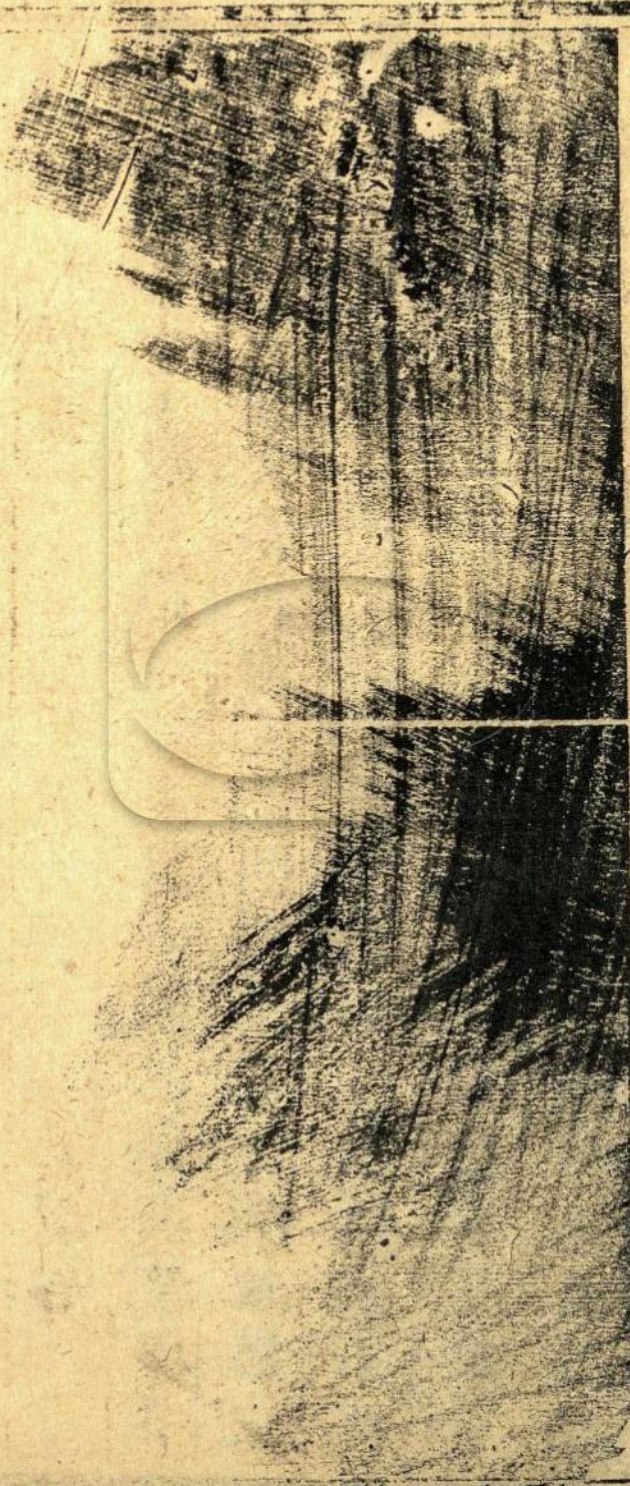
崔楊二公義塚記

歲貢生 劉太賡

今都督楊公朝林慮貧者之無葬地也捐置義塚一段座落小東關余心重之而未之記也久矣嗣道經小教場見豐碑漫漶屹立路側剔藓讀之乃前協戎崔公相

國所捐義塚碑記也據碑尋地坎積墓壘確鑿無疑夫崔公會捐學田矣嘉慶初方山王公已刊入府志當日若知有義塚一節亦必鄭重及之何爲略而不書也其爲世遠百年文獻無徵也明甚乃崔公之義塚當王公修志之日已無人焉採而入之則楊公之義塚使歷之數年與數十年之久又孰從而知之雖二公所爲不必汲汲於身後之名然余旣已見之又值纂修邑乘之會廢名宦之烈湮仁人之行咎孰逭焉故次序之且欲使世之好行其德者繼述二公隨時捐置庶卽之貧無葬

地者乃獲益於無既也



鄖縣藝文志卷十

明詩 雜體

木棉歌

熊澗谷

秋陽收盡枝頭露  
 烘綻青囊翻白絮  
 田婦攜筐採得歸  
 全家指作機中布  
 大兒來覓襦  
 小兒來覓袴  
 半擬償私債  
 半擬輸官賦  
 竹籠旋苦活  
 火薰臺蟲  
 母子走紛紛  
 尺鐵碾出瑤空雪  
 一弓彈破秋江雲  
 中虛外泛搓成索  
 晝夜聞車聲  
 落落車聲纔絕  
 催上機知作誰人  
 身上衣  
 小女背面臨風泣  
 憶曾隨母園中拾

南坪佳地詩

原傑

平田沃壤遠環山聚氣藏風不等閒秀脈遙盤千里  
外清流合瀉兩峰閒無徵舊縣基猶在有益新城築  
弗慳敷政更需賢令尹成周治化可追攀

駐節清禪寺詩

肩輿覓徑駐禪林滿地曇花映碧岑問訪民風天尚  
早揮毫閒向壁閒吟

又

黃鶯聲裏綠成陰麩麥風輕起碧潯沚散煙消田野

潤呻吟變作太平音

遊天馬巖詩

明撫沈暉

房星落域化為石秀峭蒼巖千萬尺長風吹散楚天  
雲突兀嶙峋聳形碧神駿何年此地遊至今三字石  
閒留仙駢一去無消息山下清江空自流吾聞行地  
須良馬古來不惜千金價吁嗟騏驥世不常愁見駑  
駘滿中野安得龍駒下紫虛風雷白晝騰天衢出墮  
大將平狂寇入爲君王駕路車

登春雪樓詩

明撫王世貞

鄖城東北侶齊宮。四塞煙巒望處同。忽結樓臺銀海上。盡收天地玉壺中。縱他柳絮能千點。笑殺梅花僅幾叢。撫罷瑤琴君自聽。那能不讓郢人工。

又

雪後登臨思渺然。南爲梁苑北秦天。微吟謝氏成珪句。忽憶楊生種玉田。報瑞青旂裝暫改。凌空白鳳羽全捐。俱言此日初名穀。太史應書大有年。

除夕大雪感懷

徐學謨

衣馬何緣戀楚遊。看來無處不并州。同雲漫送千山

雪。曳練虛凝百尺樓。老擁旌旄開錫穴。愁來日月感菟裘。最憐蔥嶺班司馬。贏得中朝比列侯。

轅門鼓角煖寒宵。似水臣心對夕瀟。柏葉深杯沾醉易。梅花小苑憶歸遙。天涯兒女仍歌笑。海上音書故寂寥。滿院鑪香催曉動。夢迴淒切紫宸朝。

贈王長卿文學訪余鄖臺十九韻

計程凡幾月。行盡楚西頭。顧我淹荒服。勞君賦遠遊。故人猶夙昔。清論轉綢繆。一權迂荆渚。雙鞵逼雍州。古稱麋子國。今上仰宣樓。馬度連峰峻。猿啼夾岸幽。



青山開虎帳朱夏換貂裘蔡屣直堪倒韓書莫漫投  
總驅浮世累暫作寓公留欲解延徐榻初停訪戴舟  
把杯如夢寐脫佩且夷猶自笑黃梁適翻增白髮羞  
鄉園空杳杳日月但悠悠地僻聊藏拙郊清豈代謀  
廣慚寒士廈淨擬羽人邱媚苑花仍豔驩兵猶自篤  
風流差不減歌咏若爲酬獨抱征南志終懸定遠愁  
相逢懷舊隱誰策醉鄉侯

長至後一日生日自壽詩

緹室陽回散曙光函關紫氣接扶桑斑衣總隔吳雲  
遠綵綫重添楚日長繞樹神鴉爭鼓噪凌巖天馬亂  
騰驤節旄空在成何事記得馳驅十九霜

登春雪樓詩

磴堞參差萬嶺扶摩挲三界俯雄圖晴浮太岳丹梯  
迥秋盡函關赤羽無欲擬雅歌休士馬漫憑清嘯靜  
萑苻異時參佐風流在指點瑤華晃玉壺

其二

穀日題詩雪滿樓巖城風物颯高秋西南天地仍開  
府秦楚山川只贅旒寡和最憐孤郢調雄飛誰並兩

吳鈞崢嶸錦字千春色終勝沉碑漢水頭

武場閱兵

張舜臣

轅門初曙雨初晴甲士旌旗耀日明變化風雲開八陣指揮龍虎按諸營時康未報潢池驚預較須令寰海清樽俎談兵真勝事思將長劍答昇平

撫鄖無補寵命忽臨漫成

任惟賢

千里江山數月臨民情應未測高深閭閻不擾安予拙將吏無能諒此心大夜星躔惟執法懸秋天鏡破頑陰恩承雨露驚何幸欽恤端思奉德音

鄖鄉道中詩

爲提兵旅向鄖城十里都無一里平時有吟花環轡發頻聞百鳥繞枝鳴傍巖廬舍無人住隔岸猿猿引子行回首大營何處是夕陽西照萬山橫

鄖陽八景

吳健

覽勝登臨春雪樓遙看漁火照瀛洲摘星坡上煙嵐合盛水泉邊灑氣浮天馬巖高懸古字滾龍灘險泛新舟武陽洞口雲封樹晴望春耕兆麥秋

國朝

入郎詩

崔應階

三十年前路曾騎竹馬遊風霜催兩鬢詩酒載扁舟  
白首何人在青山為我留孤城繞江色深覺此身浮

劉孝婦詩並序

太守 曾恆德

孝婦封肝割臂雖若不可為訓然使人子知此則鯉  
可求虎亦可搯也人臣知此則身可致家亦未始不  
可忘也因記以詩

為子養父母為婦養公姑公姑雖異稱均之父母呼  
顧婦各父母或比天性殊反脣固有之詎諍良難俱

其甚悍且鷲膜視如彫枯孝哉陳氏婦晨夕多勤劬  
依依若孩穉二老心懽愉已亥姑患噎大命懸斯須  
潛割臂肉進死魄旋復蘇此事既已悶復作非所虞  
是歲六月閒竊發同穿窬姑憊且待盡婦痛如切膚  
持刀拜星前春裂胷前禱封肝一片許暈仆幾忘吾  
忽若有神掖結束親庖廚縷肝雜雞肉潔手將盤盂  
病者旨其味一豎如神驅婦創亦漸合衣浣血之汚  
其姑忽瞥見詰聞窮根株駭悉割封狀大慟驚鄉閭  
報官驗得實碑記交編墓我來守是郡聞此嘆其愚

行念不可及。捉筆為揚揄。人子苟推此。忍弗哺慈烏。  
人臣苟推此。敢或愛微軀。綱常賴以立。名教藉之扶。

帝命特

旌表千載女師模

鄖陽懷古四首

學使吳省欽

一 抹孤城萬疊山。西流西至曲灣灣。辨名誤襲鄖公  
號。食采紛傳尹氏頒。路闢中原還據險。人辭故土易  
藏奸。無情最是浮雲影。斷送懷王入武關。

鞏洛荆巫遠建瓴。梁州禹域此占星。審音漸識秦聲

大秩望終邀楚澤。靈帝子流移頻紀史。蠻夷戰伐特  
垂經。莫言文獻無徵信。遙指商顏一角青。

上堵高吟似疾呻。三分卻局為何人。軍州分併名多  
舛。蜀魏興衰跡尚真。若論丹心持絳節。便看赤手縛  
紅巾。原公遷去吳公代。配食何慚薦藻蘋。

畫轍清角擁牙旗。鄭重尚書記保釐。豈有千金煩盪  
掃。似教七子見敷施。中丞憂國傾杯細。太史觀民駐  
轡遲。曾是百年前戰地。勉循綠野下緇帷。

八柏歌

鄖陽郡自勝朝置七縣編裁不毛地剔出伏莽植嘉禾此柏栽從柏臺使臺空院改吾按行桃僵李苦春無聲老鴉爭窠餓鴟叫柏所招致紛摩揲我本惡鴟非惡柏直幹捎雲二千尺我雖譽樹實譽人溪蘋耐廟三百春草萊終見闢成宇棟梁幸免摧為薪論材數溢七松古標望堂開八桂新當時手種豈徒八陣勢盤拏影交夏即今後室蔭連株頗惜前庭存獨活東偏五者出多奇左紐百折根傾欹劈開雷火慘倒挂蟹爪下攬龍脊垂蒼雲直墮凍狐鼠白日不動升

蛟螭解帶量圍較牛大荆貢如君能幾個我欲封移大別巔一川綠掃蒲萄破

鄖陽試院爲鄖撫舊署

學使楊懌曾

功資保障憶當年鎮統三藩壁壘堅

明原傑奏設鄖撫試院前三藩

總鎮額尚存

東注漢潛千里關西通秦蜀萬山連于門必

大詒謀遠

明正統開于瑩中大中丞撫鄖建立書院其七世孫殿撰鶴泉先生視學楚北相距

十年八楚國多材得教延古柏數株霜雪飽

向有古柏八株今存

琪樹人樹木總前緣

鄖陽道中

載得輕裝洗麴塵。青山白水總宜人。盟心未許無私鑑。按部真如有腳春。三載今持星使節。廿年前現宰官身。辛酉榜前以大札謾誇報國文章在。問俗先期士習醇。一分發湖北

鄖中雜詠

長陽譚大勳力臣拔貢

危峰直倚鶴千羣。小寨星羅舊駐軍。百雉低窺如在井。一關深鎖只通雲。庸微國隸鄖疆古。秦蜀江緣漢水分。此亦山南形勝地。登高佇望幾斜曛。  
南汝金商割郡州。三邊控制小諸侯。百年節鉞誰名

宦萬古荆襄此。上游廣谷大川分。地險秦鋒楚銳劃。邊愁我來憑眺思。原傑祠宇荒涼感暮秋。

極天橫地古巖疆。作鎮今仍重此方。輦鼓頻年思將帥。妖氛累代起均房。營開細柳春風暖。旗換深秋夜

月涼千里金城籌。未雨從來謀國慎。邊防嘉慶初設鄖鎮旬歲

九月與陝西興安鎮會哨境上名曰換旗一

空山竟許葬英才。太息鄖鄉土一堆。白草秋深頻洒淚。黃花節好獨登臺。西京路隔羈魂遠。北渚風生帝

子哀搔首梁園賓。客散廬陵墓下更誰來。唐魏王尹墓在城東

俗呼李  
王墳

鄭全寨禦賊竹枝詞四首

歲貢 楊道成

礮震連珠擊不回  
數聲寒角逼山隈  
高峰驟石飛如雨  
望氣應知賊勢摧

禦敵全資李姓功  
逃降嚴禁意豪雄  
狼奔豕突猶訥  
詈此寨強梁不可攻

矍鑠真能奮折衝  
但看焚掠遍塵庸  
忿心鄰寨成焦  
土拔劍長思滅偽烽

輸財竭力共匡扶  
貧富身家總不殊  
先事籌防堅築

寨同心守望是良圖

題朱清山朱富山合傳

雲南 巡撫 賈洪詔

天地生人重倫紀  
扶世翼教先視此  
忠孝友于萃一門  
今古落落數人爾  
我來修志入鄖鄉  
挑燈覽傳忽色喜  
此邦盛事可維風  
一家奇生兩孝子  
孝子山居祗躬耕  
怡怡必偕弟與兄  
依依膝下戀慈母  
叔水供奉總真誠  
無端親病沈闈闈  
和緩無靈心憂怛  
焚香夜祝遠披肝  
至誠感神創如脫  
毀身致養根性真  
莫言愚孝是鄉民  
常山之舌睢陽齒  
高厚同此答君親

和順庭幃肺腸古力報春暉情共吐西秦鼙鼓震地  
來骨肉倉皇流離苦呼弟負母速潛逃獨立村前怒  
拔刀鄉人陸子懷忠義如此妖氛終不避同心禦侮  
上山巔山麓處處慘烽煙大呼下馳血路開是烈士  
夫從我來髮豎眦裂誰敢禦仗義不屈真壯哉男兒  
衛親兼衛國浩氣凌霄誓滅賊沙場血濺竟捐軀漢  
上風雲黯無色於今父老泣且歌僉說兄弟值兵戈  
一死一生祇報母至性至情不可磨吁嗟乎儒士讀  
書兼誦詩白華南陔有餘思抗今希古真慷慨成仁

取義夙所期事變猝來氣已靡手足無措事無補氣  
節名教付空談起視鄉人應愧死愚民何知權變事  
所爲輒合仁與義愚不可及世所希難兄難弟留姓  
字願書萬本勸萬姓以爲民彝直道賴此忠孝友于  
足維持

藍孝女

事親堅不字貞孝振綱常舊業勤硝醎清操勵雪霜  
力扶門祚薄聊慰母心傷遠軼嬰兒子芳名足頡頏  
卅載丈夫女艱難識性真以身能代子撫弟祇娛親



送死心無憾保家情未伸野塘堪誓志女勝共傳人  
鄖縣十景

武陽神洞

賈洪詔

誰爲開錫穴神功記武陽不勞疏鑿力竟普濟時方  
比戶占盈缶豐年祝用康生靈蒙澤久福惠與天長

天馬書巖

神異書天馬飛騰絕壁中星精方躍地電影忽行空  
山子何深隱孫陽豈易逢巖高三字古宛想負圖功  
摘星坡峻

坡勢果參天來登萬仞巔河山奔眼底箕斗羅胸前  
雲捧煙螺峙星分月鹿躔鄖鄉此屏障珍重控三邊

南門晴望

漢水連天碧南來氣獨清雲開千里闊風正一帆輕  
曉霽鱗原潤餘煙雉堞橫游氛知己掃遙望海波平

十堰春耕

十堰乘東作春霖快一犁鳩呼桑社外攢叱柳橋西  
水足三農慰晴開萬井底南坪古沃野豐稔問羣黎  
盛水靈泉

定有神龍護龍靈水亦靈源泉通地脈直心澤遍郊坰  
曲引分秧活環流倚樹聽鄖鄉資灌溉不斷碧泠泠

蕭寺留題

紅塵飛不到蕭瑟古禪林壁沲荒苔久鐘藏老樹深  
人從方外識詩入定中吟不盡推敲意瞿曇且賞音

龍滾灘聲

滾滾西來水游龍怒未降波濤飛斷岸聲勢莽家江  
鶴警宵鳴和鯨奔浪擊撞琵琶灘下路餘韻尚淙淙

春樓雪霽

城樓如畫裏曉霽歲華新高映千峰雪光融十堰春  
花風微坼甲穀日好祈辛佳氣鄖山滿

天恩六合均

瀛洲雨意

石燕起芳洲臨江風滿樓雲陰低渡口潮勢逼磯頭  
秦樹煙初暝鄖關氣欲秋山川含蓄久霖雨佐

鴻猷

鄖縣八景詩

知縣段干恂

原臺古柏

樹老易凋殘惟名長不朽茲柏以公名死猶挂人口

楊溪煙樹

野市屯臨水人家住近溪炊煙林際出帘影小橋西

靈泉瀑珠

水少難言讓泉多詎是貪莫惜鮫人淚終教雨作甘

天馬騰驤

本是龍生子飛騰總破壁也如豪俊士全不受羈勒

西浦帆泊

落日挂輕帆鳧鷗時往還好將山與水併入畫圖看

南樓春曉

初日映朝霞蔥蘢樹色嘉滿城桃李杏矮屋不能遮

金魚競渡

三月思介子五日弔靈均如何能附會都爲兩賢人

紅門晚霞

結廬在翠微天際暮煙飛斐亶抑何綺殘陽尚未歸

龍川八景

賈洪詔

鳳閣聳雲

高閣橫空接斗杓雲中雙鳳快扶搖和鳴翾翾翔千

仞聯步層層傍九霄漢水東迴長繞檻秦樓西望憶  
吹簫登臨人倚梧岡久如聽鈞天奏雅韶

龍門鎖煙

龍門高傍鹿門秋兩兩青峰控上游山勢橫嵌開半  
面煙光遠護補從頭疊嵐初合餘霞綺薄靄猶疑隱  
月鈎絕頂應看桐百尺景雲新出發清謳

寶峰珠泉

寶峰頂上萃元精石罅靈泉舊有名寒碧池凝珠錯  
落輕紅瀑瀉玉璫瑋非關滴久圓光現自是源頭活

水生知昧人來參妙諦出山猶是在山清

鳳嶺巖翠

鳳嶺蒼蒼近古糜拂巖空翠淨無塵秋澄煙樹詩情  
活石染芳苔畫意新宿雨潤含青秀聳斜陽倒映碧  
嶙峋峰巒不減岐山望鳴盛端推揆藻人

古洞千佛

洞天隱約現靈光爭說當年選佛場古壑林清消野  
馬高巖暑退好相羊猶留怪石凌空界果有曇雲護  
上方夜靜風泉清聽滿名經莫誤詠霓裳

楚華古柏

不受秦封避遠岑。楚華深處柏森森。幾經盤錯植千古。獨挺枝柯聳萬尋。直幹自鍾天地脈。貞操不畏雪霜侵。對君長憶三巴樹。丞相祠邊動遠吟。

雞冠朝霞

山擁雞冠趁霽朝。霞光面面護晴霄。赤城遠射秦關迴。丹嶂斜遮蜀道遙。珮振仙峰依鶴背。輪飛羽蓋互虹橋。居然日觀平明景。曉唱來登景獨超。

大龍笠雲

鄖山一覽楚天清。片片新雲入望晴。簇簇輪囷隨岫出。垂垂笠影傍畦行。攜鋤人抱爲霖志。承蓋山多捧日情。閒倚大龍瞻氣象。摩空高碧斗閒橫。

龍川八景

鳳閣聳雲

金光杰

凌空鳳閣絕塵囂。景物何堪俗筆描。夏夜清風秋夜月。笛聲縹緲下雲霄。

龍門鎖煙

兩山對峙勢摩天。朝夕嵐光畫不全。疑有魚龍神變

化懸巖斷處鎖輕煙

寶峰珠泉

寶峰麓下湧珠泉  
翠柏蒼松與石連  
破得新符思調水  
儂今雅致擬坡仙

楚華古柏

銅柯鐵幹舞龍蛇  
鬱鬱蒼蒼映楚華  
笑問枝頭千歲鶴  
何年種植老煙霞

鳳嶺巖翠

回環鳳嶺抱層樓  
風景偏宜夏共秋  
雨後嵐光如潑

黛依然巖翠向人流

大龍笠雲

大龍噓氣辨陰晴  
片片濃雲觸石生  
圓似車輪低似蓋  
山頭覆冒畫難成

古洞千佛

一入龍門訪洞天  
懸巖萬仞碧雲連  
千尊石佛誰能數  
幾次回環笑我顛

雞冠晚霞

石雞西下起雞冠  
獨挂斜陽總耐看  
留得紅霞天半

映引人許久倚闌干

雜識

水經注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又云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達紀都咸楚都矣寰宇記載入鄖鄉縣按襄陽志漢水自遠河灘入均州東過關門崖灘逕槐關折而南爲滄浪之水有洲曰滄浪洲水至此渟匯淵寂非盛夏泛漲莫不澄解蠲潔爲漢江名勝首稱在州北

三里是滄浪洲不在鄖境矣

大和山紀略孔子聽焉子歌滄浪在鄒之嶧山

屈大夫遇漁父歌滄浪在今湖南龍陽與武當滄浪水無與

寰宇記鄖鄉縣丹水隋圖經云豐州丹水出丹魚先夏

至前十日夜伺之浮水有赤光上照如火以網取之

割其血以塗足可步行水上

按商州志襄陽志由商州入浙川東南流合均

水出小漢口注於漢

江閩補遺任亨泰洪武甲子貢入太學舉丁卯應天鄉

試戊辰廷對第一授修撰歷官禮部尚書嘗奉使安

南著有使交集學士廖道南評其詩曰詞豐氣和律

莊以嚴顧僉事英跋其文曰隆德望於深巖之地完

名節於開創之初蓋鄖產也以鄖鄉向隸襄陽故人

但知為襄陽人又嘗考玉堂叢話云成祖寵遇亨泰

特隆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坊在襄陽

邵長蘅書盧忠烈遺事公稍暇即角射為戲以箭銜花

五十步外發輒中偶隨手書片紙與所親云吾嘗較

獵塞外親逐兔將吏擊狐伐麋耳畔生弦勁筈聲

敝敝脫去如鳶羣饑噉不絕以為樂遇平岡呼酒坐

地與諸大帥論兵法忼愾及時事不覺鬢豎眶裂諸



帥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發百數十矢跨生駒潑刺而  
還笑呼曹景宗小兒強作解事何足道其意氣如此  
明史本傳盧象昇好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南漳敗  
績賊追至沙河水闊數丈一躍而過即所號五明驥  
也

酉陽雜俎元和末鄖鄉縣有民家養獺十餘頭捕魚爲  
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  
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  
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

北略癸未二月初七日庚午鄖陽府天馬山崩出古劍  
一口上書云包家大奴兒弓神機妙火震浮空馬陷  
門內木子死羅挂灘頭僞滿山九九數盡取出青鋒  
洪武二十二年青田劉基造四月初六行都司地平  
板下尋出火藥四十六簍鉛子六簍上書包都司製  
以此擊賊殆無虛發按劉青田卒於洪武八年今古  
劍之說不知何據然是月十一日羅汝才即被殺尋  
自成犯鄖敗去則馬陷句似應李闖羅挂句似應羅  
汝才也

員吳志  
說鈴王崇簡冬夜箋記載梁應澤字懸黎先生任山東  
藩長八月遷撫治鄖陽瀕行吏白庫有餘銀八千兩  
應取先生不應吏復曰不取徒益後人答曰甯爲後  
人取吾不取也先生撫治鄖陽時當逆闖魏忠賢擅  
權天下巡撫鮮不臭疏建祠者鄖撫獨無

明季遺聞熊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於後圃種蔬日  
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園蔬  
茁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逋糧地耳左良玉  
謀於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栴欲誘執張獻忠文燦

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於城內

類編崇禎十一年張獻忠改穀城王家河爲太平鎮設  
關截稅其稅不論多寡分其半時鄖郡貨價驟增

類編崇禎十七年春賊路應標馮養珠屯漢江南北連

營三十餘處圍鄖城屢攻不下四月麥熟賊盡刈之

城中食且盡斗米八千鏹撫治徐啟元憤甚率兵勇

鼓噪出賊大潰退屯楊溪

按明史高斗樞傳十六年賊屯楊溪或後屯

毀文筆峰塔取甄築砦壁高壘爲久困計自五月  
至十二月城中登陴固守無虛日兵民不窘劉源泗

者鄭諸生也有智略詣軍門謂非用閒賊難退啟元  
以爲然源泗乃乘夜縋城出遇伏賊源泗曰路馮營  
安在有機密相報伏者以告源泗徑詣馮佯以爲路  
說曰公前信已達候火起城內應殺馮賊以全城付  
公馮曰爾詐耶源泗取衣摺中柬呈之馮視畢則答  
路書也怒目曰吾馮也若等敢圖我耶源泗故作驚  
惶狀大呼計不就誤我矣遂拔劍自刺馮叱止鍛鍊  
久之詞如前馮利其事洩提刀趨路營路方出問而  
頭已墮地矣互相擊殺死傷無算馮遁去源泗以計

脫歸兵民相悅仇昌祚曰是役也微源泗圍不卽解

城必危三寸舌賢於十萬師遠矣

按明史高斗樞傳

燒其蓄積賊乏食  
而退與此互與異

類編府西南百八十里曰帶霞山山腰石龕載一赤函  
半出龕外有人開其函見一髑髏大如斗枕書數十  
冊其人卽死

類編陳騃錢塘副榜順治間任鄭丞工小楷能於瓜仁  
上書五言四句詩兼有款式精妙非人所及

類編苗敏榮河曲貢生康熙初寓鄭善作方丈字以米

數升置幅上用手分布點捺勾勒胥備乃以墨筆雙  
鈎之回翔顧盼悉如其勢信手作大字亦佳

類編朱金鑑字千秋甯波人康熙初寓鄖楷書師文衡  
山行書師董元宰年七十猶日書蠅頭楷不輟同時  
鄖令張杞草書遒勁得王覺師之神教授任崇工行  
書教諭萬甲工小楷皆卓然成家

類編鄖守張文星善琴每月朗風清焚香鼓之聲韻悠  
揚令人煩躁頓釋嘗語人曰按絃須用指分明求音  
當取舍無迹運動閒和氣度溫潤故能操高山流水

之音於曲中得松風夜月之趣於指下是爲雅業同  
時鄖西令祝應普鄖諸生謝天錫見佛寺僧普照俱  
能理琴僧以琴譜梵音如老衲誦經哆囉堪聽

小倉山房文鈔魯之裕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  
南巖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  
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  
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  
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  
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

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  
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  
官而代之豈肯捨已從人耶魯識之而無言至縣見  
李貌溫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  
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  
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  
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心動曰  
吾喝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良久擊盆水  
誓曰依几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

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厲聲民  
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  
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  
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  
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  
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  
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  
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詎有是耶  
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

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明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  
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  
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  
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  
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  
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  
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為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  
遲不然公轄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裕何人敢逆

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雷  
外田公色解起立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  
珊瑚冠冠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  
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  
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  
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為信公許之遂  
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劄名聞天下

之裕官下荆南道以移駐襄陽木立傳錄此以見氣概云

類編仇昌祚齋頭松石說客有惠余松石盆景供齋頭

清翫者松長不五寸大枝如釵股小枝類麥芒俯仰  
偃蹇具有蚪龍盤螭勢每遇風作濤聲石高於松二  
寸許有峰有巒有洞有壑峻者爲嶺懸者爲岩峭者  
巉者爲阜爲岡尺寸千仞爭獻奇狀又埤坻坪堦閒  
細草蒼茸參差披拂誠佳翫也退食之間命童子取  
蛭二小如錐穎一置山麓一置松本窮終日一棲松  
之西柯一至山之半入洞中當其始緣而上寸許輒  
少休其憩息耶抑縱千里之目以舒其胸中礪礪之  
氣耶因思天下何境可執太山崇矣安知太山非卽

培塿也喬木大矣安知喬木非卽柯栝也人事升沈  
忽往忽來難以意料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過矣  
徘徊久之有青衣揖余而前曰夫子嘗遊太和矣今  
名山在邇盍往遊乎余隨之御風而行約六七百里  
至一處有石皆綠如玉又行百餘里忽一山高入青  
冥旁有孤松一株大可數百圍與山埒青衣促之行  
每至一峰皆若目所經覩者屢日始至其巔極日長  
空千里一碧於是咏謝眺驚人句更不知天壤間復  
有何山得比於此也俄而覺青衣不見但見庭白風

員  
清日正亭午怪石古松在余齋中

類編江南郭鳳竹字向陽明天啟間來鄖遂家焉初中  
本籍武科去而學醫狄恂者淮安名醫也鳳竹從之  
遊盡其術能以意製方衛指揮陶紹侃子病狂鳳竹  
診脈曰可毋藥也令坐浴盤中汲井水淋之狂稍解  
掖入牀須臾大汗疾頓瘥他多類此後舉鄉飲大賓  
年九十六無疾終

舊志鄖縣南白鶴觀道士號麻衣修道多年道成乘白  
鶴去其徒以遺物葬之因塑像於觀中

蜀碧獻忠敗於鄖陽竄伏深山飢窘聞某寺僧饒錢穀  
劫之時有諸生數十在寺肄業皆避去而寺僧擅拳  
勇者百餘人相與謀曰我等出敵彼敗終不忘情不  
如嫁禍他人也遂著諸生巾禦賊賊大敗死者頗眾  
以是積怨士子遷怒於蜀



右志十卷創始於巴陵芝房父台今別駕春浦定公  
延請均陽 賈大中丞所手輯者也 先生薈萃經  
史兼採

朝章國典立論謹嚴一切怪誕無稽之說概置不錄而  
於忠孝大節尤三致意焉故集中義士烈婦孝女淑  
媛往往作為詩歌以極其感嘆流連之致蓋扶世翼  
教其素懷也 諸以菲才閒參末議 先生從而點竄  
之便自迥然不同彌信波揚蹄涔難言渤澥之大光  
炫螢尾終遜皓月之明也茲於開雕之日勉泐數行

用逾星餘歲湖月之明也茲效開綱之目

同治五年歲次丙寅

頓首謹啟



